



王树梁 著

战神情缘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战神情缘

王树梁 著

(京)新登字172号

战神情缘

王树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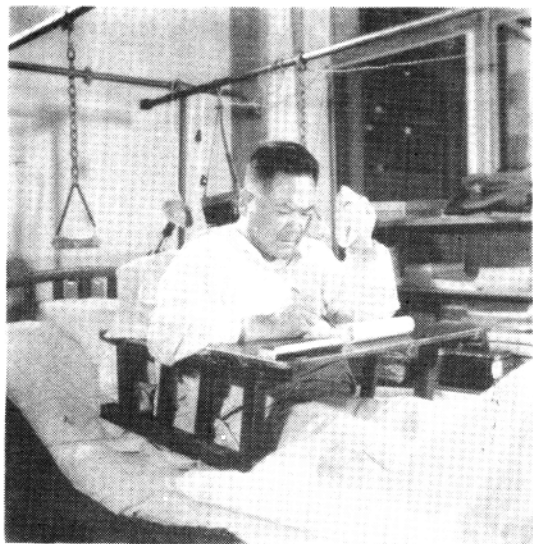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7.75印张 3插页 383千字

1994年 2月第1版 1994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7-5059-1962-8/I·1380 定价: 10.30元



王树梁，男，1924年生，河北人，是一位部队作家。他15岁参军，在部队里成长，在教导团、抗大学习过4年多，在部队当过文书、兵团作战参谋、作战科长，曾参加抗美援朝，是志愿军军官，还当过作战处副处长、训练处副处长，上校军衔。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解放军战士，还是一位意志超人坚强、勤奋刻苦的作家。他1965年因病下肢瘫痪，卧病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在病床上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20多年来，一天也不间断写作，不仅写了大量回忆录，还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山林支队》、《缺口从这里打开》。正在出版的有《千山万壑》。《战神情缘》是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。由于他有深厚的生活基础，由于他顽强奋斗，他在病床上获得了成功，成了一个出色的作家。

最近一个时期，郝铁锤脾气暴躁得象个炮仗动不动就发火，一发起火来他那连鬓胡子的黑面孔显得更黑，那粗黑的眉毛直挺挺地竖立着，大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放开大嗓门，嚷一顿真是使人害怕。说来也怪有意思，尽管他爱发脾气，他们连的干部战士却不跟他计较，往往用“咱们连长就那个脾气，一过去就完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”来原谅他。郝铁锤名叫郝贵，在铁匠炉上当过学徒，长得粗粗壮壮，打仗勇猛，说话有点粗鲁，常用拳头作手势，为了解气常把“打”字说成砸。他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参军，日本投降后整编野战军时当的连长。他平时很能与战士们打成一片，又能从生活上关心体贴战士；战时交代任务总是设身处地想想可能遇到的困难，教给一些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，因此很受战士们的爱戴。战士们看他高兴的时候好跟他开个玩笑，看他一不高兴就悄悄说：“得多加点小心。”至于他为什么好发火却没有人去认真研究，但是也有的同志背地里推测，说他从那次全营开大会，营长批评了他们连，在怀来战役下来后的几天行军中，连续两天有人掉队、宿营后发生过枪走火、站岗的打瞌睡等问题，他当连长的脸上挂不住，心里窝了火。有一次他

参加一班的班务会，一班长要求全班同志“努力做好工作，为咱们连争口气”，他当时也说：“同志们确实应该争点气，老是落后可不行啊”。这个话也成了上述推测的根据。

昨天，连队进行战术训练，他看二班动作慢了，又大发了雷霆，当着全连的人大声喝道：“二班长！你们怎么搞的，慢慢腾腾，象一群老牛似的！回去！给我重来！”

在支委会上，他又和上一次一样，懊悔地承认“又犯了急躁的老毛病”，并且诚恳地表示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。说罢，头一扎闷声不响地抽起烟来。

新近由旅政治部下连来的青年干事，代理连指导员于峻峰把郝贵的问题向田教导员作了汇报。田敬沅原是一连的老指导员，对于当时的排长郝贵很熟悉，听到于峻峰的反映半信半疑，但是他觉得不管什么原因，一个干部动不动就发脾气总是不好的，心里说郝贵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应该找他好好谈谈。在找他谈话之前，田敬沅把一连的反映告诉了营长石诚，石诚摇了摇头说：“据我看郝铁锤不是那种经不得批评的人，哪能因为受点批评觉得窝火，这么长时间了还消不了？……”

晚饭后，田敬沅按照他的老习惯到各连转了一圈回到营部，郝铁锤已按约定的时间在屋里等他了。两人面对面在方桌旁坐下来，透过噼噼啪啪，放着爆花的棉花籽油灯的亮光，田敬沅打量郝铁锤，只见他皱着眉头，绷着脸，好象要准备跟谁干架似的。田敬沅和和气气先开了腔：

“又犯了老毛病啦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老改不了。其实发过脾气以后自己也觉着后悔！”

“应该找找根源嘛。”

“军阀主义残余呗。”

“老扣大帽子解决不了问题，要好好想想到底为什么改不了，一犯再犯……”

教导员的热忱谦和，循循善诱，使直筒子脾气的郝贵深受感动，他来时那种准备挨克的情绪烟消云散，但是他心里积压了许久的火气却不是一下能够消得了的。他不善于言词，又从来不会拐弯抹角的说话，更不会用漂亮话来掩饰自己的缺点。他两眼盯着十指交叉紧捏着的双手，始终没有挪开，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。稍加思索，他坦率地回答了教导员的话：“撤出张家口以后，我一直觉着心里憋气。当时咱们在怀来前线打得很好嘛，敌人攻了那么多天，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也没有前进了几里；就说敌人占了张家口，距怀来还有二百来里地，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再打？撤到察南以后，敌人占了西河营、蔚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不信它能怎么样了咱们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又撤。到了平汉线以西，甭管从哪方面来说条件都不能算坏吧，可是就是不主动出击……唉！吃着老百姓的小米，我真觉得惭愧！”

田敬沅十分耐心，一声不吭地听着，感到他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，便说：

“你心里还有什么都痛痛快快地抖落出来吧，憋在心里怪难受的。”

郝贵长出了一口气，嘎叭嘎叭捏着手指，说道：“这些天来，我也觉着憋得不好受”。他微抬眼皮瞧了瞧教导员，见他正打开一个小纸包，把烟末捏到两片纸上，便伸手拉过一片纸，一边卷着烟说：“要说起来是发牢骚，光说不计一城一地

的得失，可这些地方都是我解放区军民从日寇占领下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呀！……抗日战争中，咱们这里被人们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，现在倒好，就知道撤、撤、撤……看看晋冀鲁豫、山东……人家都一次又一次地整旅整师甚至几旅几师地歼灭敌人，想想咱们这里还没有成建制地歼灭过国民党军一旅一师，连个将官也没有俘虏过……”。

田敬沅听完了他的话，摸清了底细，才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不错，别的兄弟军区比我们是打得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向人家学习，快点赶上去。前一时期，我们的确是撤出了不少地方，这当然是很可惜的。但是不丢行不行？如果这里也舍不得丢那里也舍不得丢，把它当包袱背起来，就无法摆脱被动。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暂时的现象，有一天还会重新回到人民手里，不仅张家口和平绥线都要收复，就连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及所有的铁路线，也都会归人民所有的。”

“这个我倒相信，迟早的事。可眼前仗打得不如人家好，真使人着急。”

“光着急要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那就好了，事情不那么简单，要打胜仗，起码战术思想得对头吧……可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上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。过去我们打惯了游击战，对于大规模的运动战还不习惯，也可以说还没有真正学会，虽然自卫战争已经进行几个月了，但是连歼灭敌人和保守地方的关系还弄不清楚，把丢地方看得比什么都严重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单批评你，前些时候首长作报告时曾讲到过，从整个部队来说有这种思想的人不是很个别的，所以上级一再强调要学会运动战，要学习兄弟军区的好经验。郝贵同志

啊，你打仗勇敢，立过战功，但是你的思想也是跟不上形势，一天价就知道着急，一不高兴就要发脾气，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看什么也解决不了。……我们只有卧薪尝胆发愤图强。”

教导员苦口婆心、语重心长、耐心地进行教育，象和煦的春风，深深地打动了铁锤的心吹散了郝贵脸上的乌云。平素他不爱学习，咱是大老粗挂在嘴边，学习讨论会上发言常是三言两语，一鳞半爪，说不出个道理，可是自己不但不脸红，反而自我安慰地说：“打仗靠的是真枪实弹，不是靠耍嘴皮子。”教导员所讲的这些问题，他以前不止一次听到过，却总是不以为然，现在他才感到思想的确是没有跟上来。他低着头一言不发，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主动找教导员谈谈。田敬沅看得出他在进行思想斗争，亲切地说：“你好好想想也好，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不那么简单。”郝铁锤这才说了句：

“我到现在才认识到，运动战的思想我确实没有解决好。”

西北风刮得窗纸唿嗒唿嗒直响，透过缝隙钻进来的风吹得灯苗来回闪动。田敬沅想到团部开会尚未归来的战友——营长石诚，关切地说：

“这么大风，在路上非冻僵不可。”

郝贵见教导员的谈话已经结束，站起身来愉快地说：“那我就回去吧？！”

田敬沅送走郝贵刚拿起报纸，还没有看几行，就听到外面有人说话，是营长回来了，于是他赶紧走近火盆，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棍，弯腰拨拉着火灰，露出星星点点的火炭。没等石诚进屋就热情地招呼：

“快来烤烤吧。”

石诚进得门来，一面摘下棉帽，翻出帽耳，绑着帽带，一面热情洋溢地说：

“老田，报告你个消息，要打仗了！”

“怎么，要打平汉线吗？咱们的任务攻打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是攻坚。据可靠情报，敌人要向我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，我军准备在野战中消灭敌人。”

“那更好啦！”

“不过，上级给咱们的任务是打阻击，要咱们这个营利用紫荆山从正面顶住敌人，然后我野战军主力从两翼打出去，在山前平原上消灭敌人……”

田敬沅手中的木棍敲打着火盆边发出当当的响声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天寒地冻，不好构筑工事，敌人火力又强，这个任务可是够艰巨的。”

石诚把帽子戴上，翻过来倒过去地搓着手，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团首长也考虑到了，说让迫击炮连支援咱们……”

田敬沅又用木棍拨拉出被一层灰蒙上的细碎的火炭，让他烤。石诚弯下腰把手伸向火盆，抬头望望老田，说道：

“待会儿布置完，我就先带连长们去看地形，现在明确区分任务。”

人们早已渴望打仗，但是一听说本营的任务是打阻击，不免有点泄气，因为一方面是部队缺乏打防御的经验，另一方面打防御被动挨打，不如进攻痛快。郝铁锤更是心急火燎，发开了牢骚：“好任务轮不到咱们头上。”

石诚知道对防御战斗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的不是个别

的，郝铁锤的话有一定代表性，当下就解释说：

“这个任务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搞得好就会给主力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……”

田敬沅带点鼓动地作了补充：

“上级的意图是至少要吃掉敌人一个师。”

歼灭敌人一个师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目标啊，为了打开灭战谁不愿承担最艰巨的任务，郝铁锤嘿嘿乐了，他攥着拳头，十分兴奋地说：

“一下砸掉狗日的的一个师可真够带劲的，我们这个地区也该开开张啦！”

紫荆山座落在平原上，孤孤零零，山场不大，也不算很高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一个营防守绰绰有余。但是，敌人此次肯定会集中兵力火力来攻，又处在地冻三尺，滴水成冰的季节，所以更增加了困难。当石诚宣布了决心，要求担任防御的一、二连，只能展开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，其余的控制机动位置时，郝铁锤叹了口气，表示很担心：

“能守得住吧？只怕弄不好影响到整个任务的完成那可就……”

石诚解释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要考虑，在这样的季节，挖工事挖不动，伪装不好伪装，如果把所有的兵力都摆在阵地上，敌人密集的炮火打过来必然会白白增大伤亡，对于守住阵地并不会有多大的益处，倒不如前面少摆点兵，多留点预备队，把火力组织好，先给敌人杀伤消耗，待有利时机一到，再向敌人发起有力的反冲击，这样是不是更有利？我看是比把更多的兵力都摆开要有利得多，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法。”

“说得完全正确。”团长唐振纲出现在面前了，他满面春风，喜气洋洋，虽然气候严寒，冷风刺骨，但是他却不放帽耳，不戴手套，挺着胸脯，精神抖擞，好象任何的寒冷都对他无所谓似的。他工作极端认真负责，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，显出充沛的精力，火一般的热情。本来他从旅部开会回来又接着开会布置，已经相当累了，可是他却不肯歇一会儿，马上又跑到一营来了解部署情形。他到了营部，见教导员深入连队，营长带领连长们上了山，感到格外高兴。他没有停留，又赶到山上……。悄悄地站在了他们后面，听到石诚所讲的完全符合他的意图，自然是更加高兴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想再拣主要的强调几句，向前走了两步，站在几个干部面前，严肃地说：“防御作战本来就是被动的，可是我们要在被动中力争主动，不能只挨打，要时刻准备着还手，冷不防上去给它一顿狠揍。这就要求我们在防御中尽量节省出兵力，留作反冲击之用。”他瞅了瞅郝铁锤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郝贵啊，你那种思想不对头，以为阵地上摆兵力少了就守不住，实际恰恰相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可以想想，担任正面防御的就你们这个营，你摆开的兵力越多，手中的机动兵力就越少，想还手都没有力量，那才真危险哩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吧？”

“明白啦！”郝铁锤挺着胸脯，干脆地回答。

唐振纲喜欢直爽坦率，说话不藏头不露尾，错了就痛痛快快地承认的态度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对他说：“这是一个战术思想问题，一定要弄清楚！”然后，他向石诚招呼一声：“咱们到前边看看去。”说罢甩开大步，一阵风似地走下山坡。

第二天一早，风停了，天空布满了阴云。看样子要下雪，下雪倒好，免得敌人的飞机再来捣乱。部队进入阵地后，战士们抓紧时间搬石头构筑工事，做着迎击敌人的准备。约莫九点钟光景，团指挥所通报说，敌人已经出动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营观察所发现了远处大路上尘土飞扬，有几辆汽车开过来，三里以外出现了开进中的敌人步兵。指战员们的兴奋简直无法抑制，从心里感激侦察人员提供了这样准确的情报，歼灭敌人的机会眼看就要到来了。

大约是十点半钟左右，敌人向紫荆山的进攻开始了！浓密的炮火打得阵地上乌烟瘴气，硝烟呛得令人窒息，轰隆之声震耳欲聋，几步以外说话都听不清。敌人炮火轰击了一阵之后，大群大群的步兵嚎叫着冲上来。我军各种火器突然猛烈射击，敌人的队形顿时大乱，有的就地卧倒，有的呆呆站立片刻跌倒在地，更多的人掉头拔腿就跑……有个军官先是挥动手枪，跺着脚，大声叫骂着企图制止溃逃，见徒劳无功便也拿丫子跟着逃命了。

郝铁锤见此情景乐得合不上嘴，用衣袖抹了一下沾满尘土的嘴唇，对通信员说：“快去向营里报告，就说敌人稀松二五眼，还没有怎么狠砸就退下去了。不，并没有退去多远，看样子还可能卷土重来，如果再来就准备用预备队砸它！记住了没有？”“记住啦。”“好，快去吧！”“不用去啦，我来了！”石诚观察到敌人溃退的情景，从指挥所跑来了，指着左前方对郝贵交代说：“把预备队再向左前方移动一下，隐蔽在那道棱坎后面，呆会儿敌人再攻时，瞅个机会反冲击，准能捡点便宜。”

郝铁锤觉得营长的指示正合乎他那种“要砸就砸狠点”

的想法，高兴地把胳膊一扬，做了个很大的手势，好象让几百人都能看到似的，口中喊着：“跟我来！”带领队伍跑向一道差不多有半人高的棱坎。战士们一个个也都异常兴奋，十分敏捷地各就各位。郝铁锤看到战士们动作这样认真，露出非常满意的神情，好象在得意地说：“那天没有白吹了你们……”

趁着敌人新的攻击没有开始，石诚又带领郝铁锤向前匍匐了十来米，隐蔽在秃枝挺立的灌木丛的后面仔细观察，向他谈了对反冲击的具体想法，出去和回来的路线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。郝铁锤别的都很赞成，就是嫌反冲击出去的太近不过瘾，建议允许他出去再远一点，争取多抓俘虏，多缴获武器。石诚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告诫说：“不能贪多嚼不烂！”郝铁锤还不甘心放弃他的意见乐呵呵地说：“这些松包队伍经不住砸。”石诚瞥了他一眼，“不能轻敌，还是小心谨慎点好，我们到底还没有摸清当面这个敌人的脾气。”

敌人第二次攻击开始了，郝铁锤看准了机会，带领一个排跳出阵地，向敌人暴露翼侧猛烈一击，把敌人冲垮，俘虏了十几个人，缴获六〇炮、轻机枪、冲锋枪及步枪二十余件，自己无一伤亡。郝铁锤回到阵地后，把肩上的轻机枪和手里提的美造步枪往地上一放，用衣袖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咧嘴笑着，带着几分得意说：“我说敌人是松包嘛……”取得了胜利，石诚当然也非常高兴，但他越是胜利的形势下越是谨慎小心，不因为反冲击很顺利，而头脑发热。他正考虑下次反冲击如何避免形成规律为敌所乘，听郝铁锤这样一说，马上就提醒他注意：“可不能光凭侥幸。”

“营长，团长叫你接电话。”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

“教导员不在指挥所吗？”

“到二连去啦。”

石诚跑步回到营指挥所，——主峰背面一道不足一丈高的石崖下，无遮无挡，阴冷阴冷的。他拿起送话器开门见山地汇报了两次打退敌人冲锋的情况，唐振纲乐得连声称赞说：“总算不错！好哇！”但是跟着就指责说：“我三次找你们接电话，你们都不在。”石诚仿佛听出团长是带着笑意说的，便解释说：“我们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当面向各连作些交代……其实离开也没有多大一会儿。”唐振纲虽然不喜欢听下级进行辩解，但是他又觉得干部腿脚勤快点，多给下边出出点子，或者检查检查下边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，所以并没有生气。不过，他对石诚的后半句话，不大高兴，批评说：“同志！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呀？还说时间不长，要知道哪怕是一两分钟都可能误大事啊！”他看了看表又说：“现在才十二点过两分，我们一方面要稳住阵地，另一方面要瞅准机会再重重捶它两下。两个钟头归你支配，不，三个钟头吧……”

石诚领会团长的意思，是让他在两个小时最多三个小时之内，抓住有利时机用营的预备队实施反冲击，而剩余的时间要用团的预备队来进行规模更大的反冲击。他觉得需要抓紧时间赶紧布置是必要的。他用象是请示似的语调说：“那待会我就到三连去了。”

“可以吧，但是要主动报告情况，不要等催！……”

石诚在团长讲最后几句话时，用手捂住送话器，对通信员说快去找教导员，所以教导员很快就回来了。两位战友认真进行了研究，确定从二连右翼打出去。然后分了一下工，石诚负责组织反冲击，田敬沅留在指挥所指挥正面两个连的防御作战。石诚临离开指挥所时对田敬沅说：“团长一定会来

电话催问，你就说正在加紧准备。”

石诚跟唐振纲是老关系了，彼此十分了解。抗战初期石诚参军就在唐振纲当连长的老红军连队。唐振纲发现这小子觉悟高，忠实可靠，作战机智勇敢，办事一丝不苟，介绍他入了党，以后又把他推荐给现任旅长——当时的营长当了通信员，不久营长当了团长，石诚就当了一名警卫员。两年以后，送他到教导队学习了一期，又回到一连当了排长，这时唐振纲是营长。又过了一年，石诚被提升为一连连长……唐振纲那坚决勇敢，无私无畏，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不退缩，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指示，扎扎实实的良好作风，给了石诚深刻的影响，他一向把这位老红军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。唐振纲也认为石诚具备着优秀指挥员的条件，注意对他的培养，给他锻炼的机会。日本投降后，唐振纲听说石诚从抗大学习回来了，向上级建议要他来当了一营营长。石诚经过学习，不论政治军事理论水平都有所提高，自卫战争爆发以来他们这个营打得比较出色，因此他更加得到了团长的信任。他对团长也十分尊敬，但是对他在打起仗来，那种好象对下级不放心似的，老是催呀问呀，甚至一着起急来就要骂人的作风有意见，向他当面提出过，唐振纲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从你的角度来说也许是对的，但是你也该替我想想，党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，如果出了问题我要负责的呀。”石诚从实践中深深体验到由于作战规模扩大了，指挥员应该特别注意加强战斗的组织计划，指挥战斗的方法也应适应新的形势，光凭敢打敢拚就不够了。当他在战斗总结报告中阐述了上述观点，提出研究新问题，总结新经验的必要性时，唐振纲阅后却批评他说：“战斗总结不应空谈理论。”后来旅长在战

役总结报告中，强调了加强战斗的组织指挥问题以后，唐振纲多少引起了重视，但是他习惯的那种手工业方式，却不是——下改变得了的。

在石诚召集连长们布置营的预备队反击的时候，唐振纲一连两次来电话催问准备得怎么样了，田敬沅都是回答他正在准备。过了一会儿，唐振纲又来电话，要他报告准备工作情况，恰在这时敌人炮火打断了电线没有讲成。他急得什么似的，派了一个参谋来了解情况，并且传达他的意图说反冲击应尽量提前，原因是根据旅的指示团的预备队的反冲击要提前。

石诚和田敬沅请参谋向团长报告，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待时机一到就发起反冲击。参谋刚走电话线接通了，唐振纲马上就要石诚讲电话，石诚一拿起送话器，就听团长批评说：

“你们时间抓得太不紧啦，这样的作风不行啊！”石诚没有申辩，等团长说完就向他汇报了准备工作的情形，唐振纲立刻就表了态：“可以吧。”石诚猜得出团长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，高兴地对田敬沅说：“团长批准啦。”

已经有一个钟头敌人没有大动，但是却不住地打炮，阵地上仍然烟雾弥漫，据侧方观察，敌人纵深有部队向前运动。石诚判断敌人是在准备一场更为猛烈的进攻，向老田打了个招呼：“我去三连”离开了指挥所。

果然，敌人的全线进攻开始了，火力狠猛，重点在一、二连的接合部，使用的兵力也较前几次为大，不下两个营。约一个连的敌人突入我一连阵地，占领了一个狭窄的地带。郝铁锤一看急了眼，从通信员手中接过两颗手榴弹，一边拧盖子，一边对担任预备队的一排鼓动说：“同志们，咱们连的旗帜上写的是‘攻必克守必固’，决不能让敌人留在我们的阵地